

黄土风情系列小说之

# 春梦

王东满  
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1043  
春

林梦

王东满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(晋)新登字2号

春 梦

王东满 著

\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  
湖南丽荣照版中心排版 湖南长沙铁道学院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4 字数：321千字  
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湖南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10,000册

\*

ISBN 7—5378—1340—X

---

I·1318 定价：13.20元

春 梦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## 目

## 录

1. 狗运 ..... (1)
2. 停工 ..... (18)
3. 巧遇 ..... (33)
4. 往事 ..... (52)
5. 添惊 ..... (69)
6. 蒙辱 ..... (78)
7. 诗祸 ..... (89)
8. 开心 ..... (105)
9. 毁林 ..... (117)
10. 劫后 ..... (138)
11. 不平 ..... (148)
12. 祸福 ..... (164)
13. 泄恨 ..... (180)
14. 探监 ..... (196)
15. 欲火 ..... (210)
16. 审妻 ..... (227)
17. 登门 ..... (236)

	18. 敬 香.....	(243)
	19. 聚 头.....	(252)
	20. 葬 狗.....	(266)
	21. 噩 梦.....	(277)
	22. 失 踪.....	(290)
	23. 相 爱.....	(308)
	24. 潜 回.....	(320)
	25. 嘱 子.....	(328)
	26. 仇 杀.....	(338)
(1)	27. 情 变.....	(344)
(81)	28. 送 灯.....	(357)
(83)	29. 出 殡.....	(368)
(82)	30. 如 梦.....	(373)
(98)	31. 阔 商.....	(381)
(87)	32. 上 坟.....	(389)
(84)	33. 隐 私.....	(398)
(101)	34. 同 根.....	(413)
(11)	35. 勇 气.....	(424)
(821)	36. 醒 梦.....	(434)
(181)	.....	11
(181)	.....	12
(081)	.....	13
(181)	.....	14
(018)	.....	15
(181)	.....	16
(181)	.....	17

1

## 狗 运

还是暮春时节，天气就异常熏人地热了起来。倦卧在大门口的大黄狗终于被一阵啪嗒声扰醒，懒洋洋地睁开眼睛，茫然四顾。村里响起女人们拉动风箱、拢火做午饭的啪嗒啪嗒声，川道上传来牛铃叮当和男人们下地回来的吆喝声，家家院里的烟囱都冒起缕缕白烟；主人陈二冬家的大院却依旧冷冷清清，两扇大门依旧紧闭着，死一般寂静。大黄狗挠挠馋涎欲滴的酱黑色的嘴唇，无精打采地低下头去，两只半睁半闭的眼睛却不时透过街门扇下面的大缝朝院里看。那神气很忧伤，仿佛在说，该做午饭了，怎么还听不见女主人拢柴烧火。火盘在东屋山墙和堂屋偏门中间的风道上，虽然看不到，但啪嗒啪嗒的风箱声却如音乐一般动听。尤其是女主人拉动时，不紧不慢，啪嗒啪嗒，均匀的节奏，伴着火苗呼呼的窜响，象她那忧伤的叹息。无论如何，风箱响过之后，便会有满院的馊子面的飘香。然后，便会有火锅煮面的热汤，杂着女主人没有肯捞尽的几条碎面该它享受……

陈二冬家的院子，坐落在老龙口村子西头的红土坪上。南临

漳河，北靠松山，青砖灰瓦，白灰勾缝；正五间，偏四间，三合大院，一式式青石青砖圪瘩。这是陈二冬当任大队党支部书记那几年建造的。解放前，这里是“禾木”程大族的首富、程必成的祖父程天胜的大场院；解放后，“耳东”陈大族的代表、陈二冬的爷爷陈老定掌了村政大权，将松山脚下的汤帝庙改为小学校，将这块地方归为小学校的操场。再后来，陈二冬继了爷爷陈老定的权位，在村子东面新造了一座小学校，又将这块地方划为建设大寨新村的范围，并且首当其冲，把土改分配胜利果实时分给他家的、原属程必成祖有的三间旧堂房拆掉，在这儿划了亩半大一块地盘，造起这座大园子。关于陈二冬建造这座大院，村上有种种说法。有的说是贪污大队副业款盖的；有的说是拆旧房时挖出许多金银财宝变卖成人民币盖的。是真还是假，孰是孰非，这一切，大黄狗自然是不会知道的。但有一点它却有亲身体会：这陈家大院从来没有这么冷清过。它从一岁上被男主人捉进这座大院，眼见的，耳听的，是人来人往，门庭若市；是不绝于耳的讨好声，谄笑声，低三下四的哀求声和吆五喝六、划拳行令、疯狂的大叫大嚷声。它的地位不亚于小主人，那些上门找男主人办事的人谁不是亲切地管它叫“小黄”，谁敢动它一指头？它的生活水平几乎天天与主人同食，从大主人和小主人的碗里夹出来的肥肉吃得都腻歪了，倒胃了。何曾尝过寡水面汤、童尿、鸡食的滋味？如今呢，却不得不竖直耳朵，经常注意着谁家的女人拉着嗓门叫狗吃尿。有时饿极了，连屎也没得吃，不得不向那群鸡婆鸡崽耍厉害，侵占鸡食盆。在这个大院里，鸡儿的待遇明显地比它的待遇提高了，因为再也看不见有人提着一篮篮的鸡蛋上门了。主人不得不靠自己动手养鸡求蛋！与鸡争食，也得担风险，稍不留神，主人的无情

棒就得叫皮肉受苦。好歹填饱皮囊，便四条腿一曲，卧在大门道的脚墙下，抱住嘴闭目养神，懒顾人世。有时它也时常呆呆地瞪着两只无神的眼睛茫然四顾，好象在想，这是为什么？人世间的就是这冷暧无常？它想不明白，永远也不会明白，于是又把日渐毛长皮松的身子蜷缩一团，睡了去了。

大黄狗隔着门缝呆呆地看了半晌，仍然听不见院里有响动，舔两下酱黑色的外嘴唇，便又无精打采地闭上眼。它索性展展腿，挠挠痒，准备到梦中去寻找精神会餐。脑袋刚挨住地，突然一阵强烈的震颤，仿佛地球跳动起来。它忽地支起前腿，警惕地朝大门外面的世界张望。

大门外面对着一片林地，密麻麻栽种着一片杨柳树，越对林地，便是一道斜坡，直伸到下面的漳河滩。这地方着实好，居高临下，一览无余。乱石如斗的漳河川，巨人展臂一般的铁索桥，桥对面绿柳成荫的十里长堤和远处千姿百态、奇峰托云的鸡鸣山，尽在眼底。难怪那一年有人想划这个地方起房造屋，主人坚决不让，并且以大队名义栽了这片树林。主人的用心不言而喻，分明是不准有人在他门前碍眼挡脚，要起屋造院你得到我后面去排队！这就是权势的作用。

大黄狗以为是河下采石场炸石头，因为每次炸石头时，大门上挂的那块“烈属光荣牌”都要胆颤心惊地啪啪响。但竖耳听听，分明不象是：炸石头不会这样沉闷，点炮炸石也不到时间。炸石头从来都是规定了的：得等到吃午饭时，下地干活的人都收工回家。

同志们呀吆嗨哟——咚！

加把油呀吆嗨哟——咚！  
老板娘呀吆嗨哟——咚！  
买来肉呀吆嗨哟——咚！  
……

一阵热烈的唱和声伴着沉闷的砸击声，从村子后面传过来。大黄狗竖立的耳朵终于耷拉下来：啊，是夯地基！这种事它经见过不少，主人营造这座大院时不是也这样吗？许多人抬着一块大石头疙瘩，悠上去砸下来，还呼嘿呼嘿地唱着，轰轰烈烈，砸得大地震颤，门窗哐哐的响。现在准是主人的仇人程必成家造屋夯地基。那天路过旧街，见他们正开挖地基呢。那小子还狠狠抽了它一锹把，声言要报那年咬伤他的仇。幸亏跑得快，要不，一条腿准赔折在他的锹把下。

老板娘呀吆嗨哟——咚！  
喜洋洋呀吆嗨哟——咚！  
发大财呀吆嗨哟——咚！  
盖新房呀吆嗨哟——咚！  
……

陈、程两家的故事，还得从老龙口说起。老龙口有二百来户人家，其中有两大姓——一姓陈，一姓程。传说，很早很早以前，这里原是一片人迹罕到荒僻之地。有一年春天，从河南逃荒来了老小父子三人，他们见这里有山有水，野果满山，绿草丛生，世外桃园一般，于是依山打窑，开荒种地，定居下来。后来，两个儿子先后娶了媳妇、生了儿女，这一家人竟兴旺起来。但只有一

件事不快：他们不通文墨，不知道自己祖宗姓氏。于是父亲打发两个儿子身背干粮，回河南寻找故旧打听姓氏。河南老家，几经黄河决口。已经化为一片汪洋。两个儿子打听回来，老大说：听人说是姓耳东陈；老二讲：听人说是姓禾木程。谁是谁非，争吵不定。当地人土音重，说话无展舌音和卷舌音之分，把人含作营，把牛读作油，陈和程自然也无分别。老父亲一高兴，拍腿说：“中啦！谁也甬争，陈、程不分，两个陈（程）咱们都要了。听我说：老大姓耳东陈，老二姓禾木程。记住，往后但凡有人问起，就照我说的讲！”这固然是无稽之谈的笑话。但老龙口几辈辈确实是陈程两姓的天地。男婚女嫁，子孙繁衍，一代传一代，形成两大家族。解放前，程姓中地主、富农多，经营商号的多，出入国民党县党部、区党部的多；陈姓中则是贫雇农多，扛长活的多，当小伙计、凿石头、耍瓦刀的多，挑八股绳串房檐住破庙的多。所以是程姓的一统天下。土地改革那年，穷富易命，陈姓应运而起，一举把程姓地主打翻在地，主仆易位，于是陈姓中的人又结结实实统治了将近三十年。如今又斗转星移，宠辱轮回，禾木程族中人又得以抬头挺胸，扬眉吐气，耳东陈族中的人却又销声敛气，变得灰溜溜的了……

大黄狗涉世不深，自然不会知道老龙口几百年的村史演变，和陈程两姓的宗谱。但陈程两姓中第九十九代孙——主人陈二冬和仇人程必成两家的兴衰荣辱，它却耳闻目睹，不胜心寒。它支着前腿，无精打采地闭上眼睛，仿佛不愿回想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。但那得意的号子声，那惊天动地的夯地声，一起一落，频频传来，仿佛故意向它挑衅。

老板娘呀吆嗨哟——咚！

喊开饭呀吆嗨哟——咚！

大馒头呀吆嗨哟——咚！

赛石夯呀吆嗨哟——咚！

……

石夯砸地的声音骤然停止了。接着是许多人的捧场声，嚷叫声，和那一年主人家造屋时一样。再接着，一阵小风吹来，两个大鼻孔只觉得丝丝的香味儿往里钻，扰动得舌很不住地分泌馋涎水儿。不屑说，是程家开饭了！大黄狗忍不住摇摇耳朵，站起来，跳下大门前的石头阶梯，抬头朝旧街方向怔怔地望着，好象十分纳闷儿：那程必成小子也轰轰烈烈的造屋呀，前二年他还低三下四给主人陈二冬说好话，进这大门都要先远远的站在粪堆前犹豫很长时间，那时他是向陈二冬检查认罪，讨粮食吃，一口一声“陈支书”、“二冬哥”，对我大黄狗都敬畏三分。现在他居然比我的主人还要阔，还要神气！居然也象我的主人当年一样，呼三喝四，轰轰烈烈，起房造屋！人走运气狗威风。他也居然喂了条“黑虎”，浑身油光黑亮，眼圈上长着一圈白毛，象它的主人程必成，黑不溜秋的戴了一副白边眼镜；比我“老黄”小三四岁，竟然不把我“老黄”放在眼里，见了我就象它的主人见了我的主人，红眼恶煞，呲牙咧嘴。

不管怎么样，那丝丝钻鼻孔的香味儿毕竟是撩拨馋涎、极富吸引力的。大黄狗怔怔地站了半天，馋涎水儿滴溜奔拉的浸湿好大一片干土，终归还是身不由已地拖着脱毛的尾巴，颠颠颠地一溜小跑，朝那飘散着肉香的旧街去了。

大黄狗刚走，院里的风箱也啪嗒啪嗒响了起来。陈二冬的女人从地里回来了，脸上汗一道儿，土一道儿，连擦把脸的工夫都没有，撂下刨地捡回来的烂树根，便弯下腰去，嘴贴着炉气眼，吹风引火。

这女人叫程梨花，因为人样长得俊，红朴朴的脸蛋，水灵灵的眼睛，出脱的也水灵，象只水灵灵的甜梨儿，从小村里的人都叫她水梨儿。如今虽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丰韵不减当年，所以人们依旧习惯地叫她水梨儿。

当姑娘时，小梨儿曾经是老龙口的一朵花，年青人无不艳羨，上工下工，开会学习，一群一群的往她身前臂后挤靠；看戏赶会更不要说，外村的愣后生、毛小子都是大眼忽溜地往人缝里找；托人上门求婚的，更是络绎不绝。然而，最终得到她的，却是谁也不曾想到的陈二冬。

水梨儿做了媳妇，出脱的比姑娘时更丰满动人。这大概应了那句话：少妇比少女更富有魅力。但这魅力，不仅仅限于她那双若有所思的眼睛，那有红是白的脸蛋，那周周正正的身段；更来她的人品，她的好脾气。她从不会和人高声说话，脾气柔顺得象缕轻烟，即使在陈二冬走红时，她也总是宽厚待人，从不以势凌人。她对长辈恭敬如仪，对丈夫体贴入微，把家过日子也是一把好手。所以人们总好说，水梨儿的心肠比甜梨儿还要甜美。只是此刻，她那双若有所思的水灵灵的眼睛，不知为什么深深地笼罩着一层愁云。

水梨儿干活手脚麻利。啪嗒啪嗒拉了一阵风箱，火苗便呼呼地燃烧起来。她揭开锅盖看看，往炉膛塞了一把干柴，便匆匆进屋舀水洗手，切菜拌面。面揉得精光细净，一个团儿扔在案板上，

锅里的水也吹得锅盖噗噗响。她端下开水锅，添一把柴，便开始炒调和。

一阵儿工夫，调和炒现成了；面条切得齐头齐脑，分作两把，摆在案板上；她这才喘了口气，撩起被汗水贴在额前的头发，默默地坐在门礅石上，等着丈夫和小儿子回来。她显得十分疲惫、十分忧伤，好象心事重重，一坐下便抬不起头来，脑门压着手背，支在双膝上。空荡荡的大院，不，晴朗朗的大千世界，登时在她眼里只有怀抱那么大。

河滩下响起磕锄声，当啷当啷，传得很远；村外的大官道上不断传来人们的说笑声、打闹声、拖拉机的嘭嘭声和男人们吆喝牲口粗野的咒骂声；接着，小学校放学的钟声也当当当从村东传到村西来。然而，这一切，水梨儿都没有听见——她已经睡着了。她太累了，口水顺着手背默默地流淌；鼻息均匀，睡得很甜。

当水梨儿被“当啷”一声沉重的耨锄头声惊得一个愣怔猛醒过来时，丈夫陈二冬和下学的小儿子甜枣已经一前一后走到当院。陈二冬阴沉着脸，他在地里盘粪，弹得灰眉土眼，过索桥时也没有到河里洗洗，脸一阴沉，更象个土煞神；“当”的一声把铁锨、箩筐撂在大门道，便气呼呼地朝堂屋门口走来。水梨儿看也没看他，抹抹口水，理理头发，便匆匆进屋取了一把面条，下进锅里，然后坐下来，啪嗒啪嗒地拉着风箱。她眼睛瞅着炉膛里的火苗，却分明感觉到二冬一声不吭地正坐在堂屋的石阶上，呼哧呼哧喘气，他不知道哪根筋不顺，谁惹着他了；甜枣走进堂屋放书包。

“你也真是，大中午偏往日头地下坐，树荫下哪里坐不下？”

她心疼丈夫，一边拉着风箱，一边说，忧郁的眼睛依旧随着手里的拨火棍儿盯着炉膛。炉口边上冒出一股股浓烟，呛得她发

出一阵咳嗽。

陈二冬没有吭声，依旧坐在太阳晒着的台阶上一动不动。中午的太阳火辣辣的，晒得那张土煞神似的脸津津冒汗。

水梨儿并不觉得他有什么异样：自从他叫人家把支书抹了，哪天都没有个好脸色，哪天都是这样。她依旧啪嗒啪嗒拉着风箱，又喊道：

“枣儿，端碗来，孩！”

甜枣没有端出碗来，却揉着哭得黑一道白一道的眼圈走过来，讷讷地向她低声告状：

“臭银花又唾我啦。”

“你不会离她远点！”她捞着锅里的面条。

“我又没惹她。我在厕所尿尿，她就从女厕所给我头上撒土。”

“你那嘴不会说，不会告诉老师？回家给我说顶屁用！”老子失势，儿子受人欺负，这种事她实在不想听，依旧头也没回。

“老师他……他不讲理……”

水梨儿心里本来烦烦的，叫儿子这一告状，更是火燎燎的，不知该怨儿子还是怨谁，正没好气，回头看见甜枣委屈地哭了，心又软了。

“好好，咱惹不起，躲得起。往后别上他娘的学了。”

甜枣儿抽泣得更厉害。

锅里的汽沫把木头锅盖顶起一道缝。面条快煮熟了。她手忙脚乱掀起锅盖，抽了根柴，急忙进屋端碗拿箆篱。她边走边没好气地冲陈二冬埋怨：

“你也真是哩，就你累？别人就是铁打的？家里的事就该着我一个人受？”

“你心里不好受，我心上就舒服哩？连个碗也不会端端？还要等着给你端在手上不是？”

一边数说，一边端着碗箊篱从门里迈出来。

“你……你干得好事！”

刚走下台阶，陈二冬忽然红眼恶煞地从台阶上窜起来。

不知是没有听见他嚷了声什么，还是听见作没听见，水梨儿搅着锅里的面，没有理他。

“你干得好事！”

陈二冬又嚷了一声，嗓音都变了，同时往前走了两步。

水梨儿吃惊地直起腰，这才注意到他那双血红的眼睛，恶狠狠的，象要咬人。忍不住说：

“我怎么啦？你说，我偷啦？抢啦？还是给你家里领汉啦？”

陈二冬憋得象个炸药包，两个塌腮帮痉挛般索索作抖。

甜枣见他妈和他爹顶起嘴，吓得跑过来拖着他妈不停地怯怯叫：

“妈，捞面吧！捞面吧！锅溢啦，锅溢啦！”

水梨儿心口的火气窜上来压下去，压下去又窜上来，看见儿子恹恹惶惶的，锅里又煮着面，心想：算啦，他不知又在外边受了谁的气，来家里出，跟他能吵出个甚？惹人笑话。便抹抹湿湿的眼圈，回头准备捞面。不料陈二冬憋了半天，又恶狠狠地逼上来问：

“你上午干什么去来？”

“腿在我身上长着，干什么干不干什么由我。”又气又委屈，水梨儿话音发颤。

“由你？你倒说了个轻巧！我陈二冬死不了就由不了你！”

水梨儿实在忍不住了，伤心、委屈，加上一肚子积蓄的不痛快，登时，都化作酸苦酸苦的泪水，刷刷地涌出来。她刚要往灶台上搁碗筷，霍地回转头，颤声发泄说：“找野男人去来！亲去来，热去来！干啥你管不着！”

话没说完，陈二冬一个箭步窜过来，揪住头发，照脸啪啪两个巴掌，打得水梨儿满口流血，手中的碗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，碎碗片儿飞了一地。

甜枣吓呆了，扑上去抱住他爹，又哭又叫：

“爹！不要打了！不要打我妈了！”

水梨儿豁上了，脑袋往陈二冬怀里撞：“你打！给你打！我今天就叫你打死，就死在你陈二冬手里。”

她只是撕开嗓子嚷，却不哭。

陈二冬象只发疯的狗，揪住水梨儿的头发，没头没脸地乱打，嘴里还不停地乱骂。

“二冬！你个畜生，你要死呀？你给我住手！你你……”

院里的打骂声惊动了西屋的陈老定。八十岁的陈老定半瘫在炕，听见孙子的打骂声和甜枣的哭声，急得爬在窗户上喝斥孙子。

陈二冬邪火攻心，气昏了头脑，哪里听得进去，边打边骂：“老子揍死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你看见他发财了、好活了、得意了？看见老子吃不开了？老子死也要拽上你走！”

没深没浅，没轻没重。两个人从灶边揪打到堂屋门口，又从堂屋门口滚打到当院。开始是陈二冬揪着水梨儿不放手，后来竟是水梨儿抵着陈二冬不后退，仿佛横了心，真要死在他手里，脸上被打得鼻青眼肿，依旧不哭不嚎，只是有气无力地重复着一句话：“你打，你打，我今天就死在你二冬手里。”